

歷代書法欣賞

毛主

七學園

園

陳

振

濂

譜

著

王惠君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水人

也出自

歷代書法欣賞

毛澤東詩



陳振濂著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历代书法欣赏

陈振濂 编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彬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13.5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8—0088—6

J·83 定价：5.80元

史论辉映 文采风流

令狐彪

书法艺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独创奇葩。自从它和绘画在实用功能上的社会分工之后，数千年来按照自身的艺术规律不断发展，并形成了民族风格和悠久的传统，源远流长，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成就辉煌，巍巍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愚昧劫难之后，我们民族的古老书法艺术又焕发了青春的光彩。目前，在神州大地上兴起的书法热潮，它的广泛的群众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论男女老幼对书法艺术的兴趣如痴如迷，形势喜人。但是，有关书法史论方面的著作却还不能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急切需要。由于我们在出版部门，能经常听到读者求知如渴的市场信息反馈，要求出版社尽快编辑出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书法史论书籍。在写法上，则希望能用较精练的文字将书法艺术萌芽、发展的历史给以简明扼要的科学论述，同时又能对书法史上不同流派、代表书家的艺术成就，以及著名作品进行公允准确、深入浅出的赏析。

在《光明日报》的“中国书画”专栏里，我读到了由陈振濂同志执笔撰写的“历代书法欣赏”的连载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采取以人为经，以作品为纬的写法，将书法艺术的渊源流派、书家成就及发展脉络勾划出比较清晰的轨迹。加之作者丰厚的学识、精湛的论述、新奇的观点、生华的妙笔，令读者耳目一新，引人入胜。因为每期只介绍一种书体或一位书家，为了将连载的零碎篇幅收集起来以供长期翻阅参考，我便把每期的文章剪下来汇集在一起。在此之前，我就和其他作者构想过这种体例的书稿，只是未有付诸行动。待见到陈振濂同志的文章，正符合我所设想的式样，于是，我从编辑业务出发，便萌动了将这些连载文章结集出版的雏思。在和编辑同志具体商量时，才知道责任编辑对陈振濂的文章也早已注意，并进行了收集工作。对此选题的提出，我们可谓不谋而合。责任编辑了解到我熟知陈振濂同志的情况，便一再催促我，以我的名义尽快给这位不曾谋面的文友陈振濂同志奉函约稿。信发出后，他很快回复，爽快地接受了我们

的约稿任务，并就编辑体例交换了想法。此间经过了几次书信往来磋商，在编排写作上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

陈振濂同志是浙江美术学院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国画系执教书法。近年来，他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时有大作发表，头角崭露，遂即成为书法界注目的人物。前几年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时，曾审阅过他的《书风尚意鄙视》书稿，早就对他标新立异的宏论，自由纵横的文采，颇为欣赏。当时已拟发稿，正值我调动工作，此稿便被搁置下来，至今常感内疚。此次向他约稿，他在繁忙中慨然应允，并如期交卷，使我十分叹服他的充沛精力和工作效率。

陈振濂同志在来稿中为这本著作起名为《中国书法史图释》，显而易见，他是想从书法史的角度来强调突出其学术价值。但是，为了和我社编辑的美术欣赏丛书配套统一，我们改作了《历代书法欣赏》。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书稿的学术价值。可能用“欣赏”二字似有普及读物之嫌，其实，普及性读物并不是没有学术性，而具有真知灼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普及性著作也并非不能登高雅的学术殿堂。陈振濂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达到了我们所企望的这一高度。这里编选的 101 篇短文和图版，既有史的主线，又有对各个流派、著名大师、重要史实的精辟论述和深入分析，史论辉映，图文并茂。他的文笔自然流畅，力弃陈词术语，似山泉流淌，跌宕起伏，使读者既获取知识又得到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书法史论上许多现象和问题，不囿于前人定论，褒贬自有个人的新鲜见解。这些观点虽是一家之言，却能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倘能如石激水，引起学术界对这些观点的争鸣，我想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就不待而言了。

总之，这是一本很有特点、很有个性、很有时代审美意识的书法史论读物，它将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书法热潮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于西安

目 录

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	(1)
走向线条的表现——金文	(3)
字字珠玑《散氏盘》	(5)
石鼓文与《石鼓歌》	(7)
秦篆的矛盾性格	(9)
诏版举偶	(11)
汉隶——运动的启示	(13)
帛书的魅力	(15)
拙朴茂密说《张迁》	(17)
关于《石门颂》	(19)
大巧若拙之美——摩崖书	(21)
汉碑的篆式	(23)
竹木简与砖瓦书	(25)
楷书先驱钟繇	(27)
汉魏两《石经》	(29)
惊世骇俗:《天发神谶碑》说异	(31)
陆机《平复帖》散论	(33)
血泪斑渍的刑徒砖	(35)
扑朔迷离说《兰亭》	(37)
王羲之的尺牍妙迹	(39)
王献之的新突破	(41)
《伯远帖》与“晋韵”感	(43)
闲话“二爨”	(45)
“大字无过瘗鹤铭”	(47)
说《龙门》	(49)

《石门铭》的意趣超逸	(51)
规范化的北碑《郑文公碑》	(53)
《张猛龙碑》——构架的张力	(55)
恬静之美:张黑女墓志	(57)
墓志略说	(59)
智永的“笔冢”	(61)
经卷书的宗教气氛	(63)
虞世南的“君子风”	(65)
老来健笔:《汝南公主墓志》	(67)
结构大师欧阳询	(69)
褚遂良——唯美主义的代表	(71)
漫话响搘 :《快雪时晴帖》	(73)
集字风与《圣教序》	(75)
武则天的“飞白书”	(77)
书史双绝称《书谱》	(79)
贺知章的锋利感	(81)
《上阳台帖》:李白的风度	(83)
“北海如象”	(85)
话说张颠	(87)
颜真卿的建树	(89)
《祭侄帖》——抒情的楷模	(91)
片纸千金的《刘中使帖》	(93)
“少年上人号怀素”	(95)
书法“建筑家”柳公权	(97)
杜牧与《张好好诗》	(99)

目 录

关于“杨疯子”与《韭花帖》	(101)
《定武兰亭》逸事	(103)
宋初篆书的昙花一现:梦英《千文》	(105)
王著与《淳化阁帖》	(107)
李建中草草信笔	(109)
历史人物蔡襄	(111)
学者字欧阳修	(113)
苏东坡:无意于佳而佳	(115)
黄庭坚——叛逆形象	(117)
激越飞扬:《李白忆旧游诗》卷	(119)
米芾:尊古为新的新途	(121)
蔡京其人:道德批评与艺术批评	(123)
瘦金书的装饰风	(125)
宋高宗摭谈	(127)
“闭门学书人笑翁”	(129)
范石湖:难得的细腻	(131)
朱熹絮语	(133)
禅书张即之	(135)
赵孟頫的回归	(137)
鲜于枢的“胆”	(139)
醇和中的劲健——康里子山其人其书	(141)
杨维桢乱头粗服	(143)
被遗忘的一代大师李倜	(145)
明代书法的先驱宋克	(147)
二沈与台阁体	(149)
“斯冰之后,直至小生”	(151)

长寿书家文征明	(153)
祝枝山的才子书	(155)
唐伯虎的闺阁风范	(157)
反理性——徐渭的标志	(159)
董其昌的书卷气	(161)
张瑞图外谈	(163)
压抑感——黄道周的独白	(165)
忠臣死节:倪元璐	(167)
理性的草书大师王铎	(169)
傅山论	(171)
“浓墨宰相”与“淡墨探花”	(173)
隶书的苏醒:郑谷口	(175)
突兀感:金农“漆书”	(177)
“六分半书”说郑燮	(179)
黄慎的错落感:画家的立场	(181)
邓石如成功的启示	(183)
大智若愚伊秉绶	(185)
金石家的风度	(187)
小议何绍基	(189)
吴大澂好古	(191)
赵之谦的圆熟	(193)
杨守敬——“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195)
得失参半——张裕钊的生硬	(197)
康有为:偏颇的理论与成功的实践	(199)
一代巨擘吴昌硕	(201)
后记	(203)

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

有人说是伏羲氏造八卦书；有人说是仓颉造字；还有的把神农氏与黄帝也拉来作为文字的祖先。至少我们现在是不这么看的。

中国人对线条具有先天的领悟力与把握力。诚如三国时钟繇所说的那样：“笔迹者，界也”。一道墨线，界出无限广阔的空间、也界出了人类最值得讴歌的美的存在。

甲骨文约诞生于公元前12—11世纪，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为我国商代的贞卜文字，用刀直接刻在甲骨上，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纯古可爱。它在文字系统化方面迈出了坚实而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导致了汉字结构体系的初具规模，其结果则是汉字书法空间结构美的成形。它摒弃了原始的“象形”因素的形式限制，鲜明地显示出自身的特征：抽象的绝非摹仿式的空间。从而与绘画拉开了距离。这后一点决定了书法发展的命运。

错落的、曲直交叉的线条；疏密相间而进退有序的结构与章法。这是在表面上作为实用文字形态而存在的潜在艺术性格。有时想想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后世有多少自诩书法家的人把字写得“布如算子”，清代出现的“馆阁体”并差点窒息了书法艺术本身，可是这些瓦釜牖瓮时代的先民们却对书法空间如此敏感，竟具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力与把握力？！

中国汉字的象形阶段是存在的；但古埃及等也有个象形文字在，却未闻还有什么书法艺术。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观念意识自然是最坚实的理由。中国书法的价值即在于它以独特的审美潜能与旺盛的生命力，毅然决然地脱离了“象形”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在借鉴表象描绘方法的不久，即转向塑造自身的抽象空间美与线条美这一目标。而甲骨文的出现，为书法确立了一个极为宝贵的艺术基调。



甲骨文

走向线条的表现——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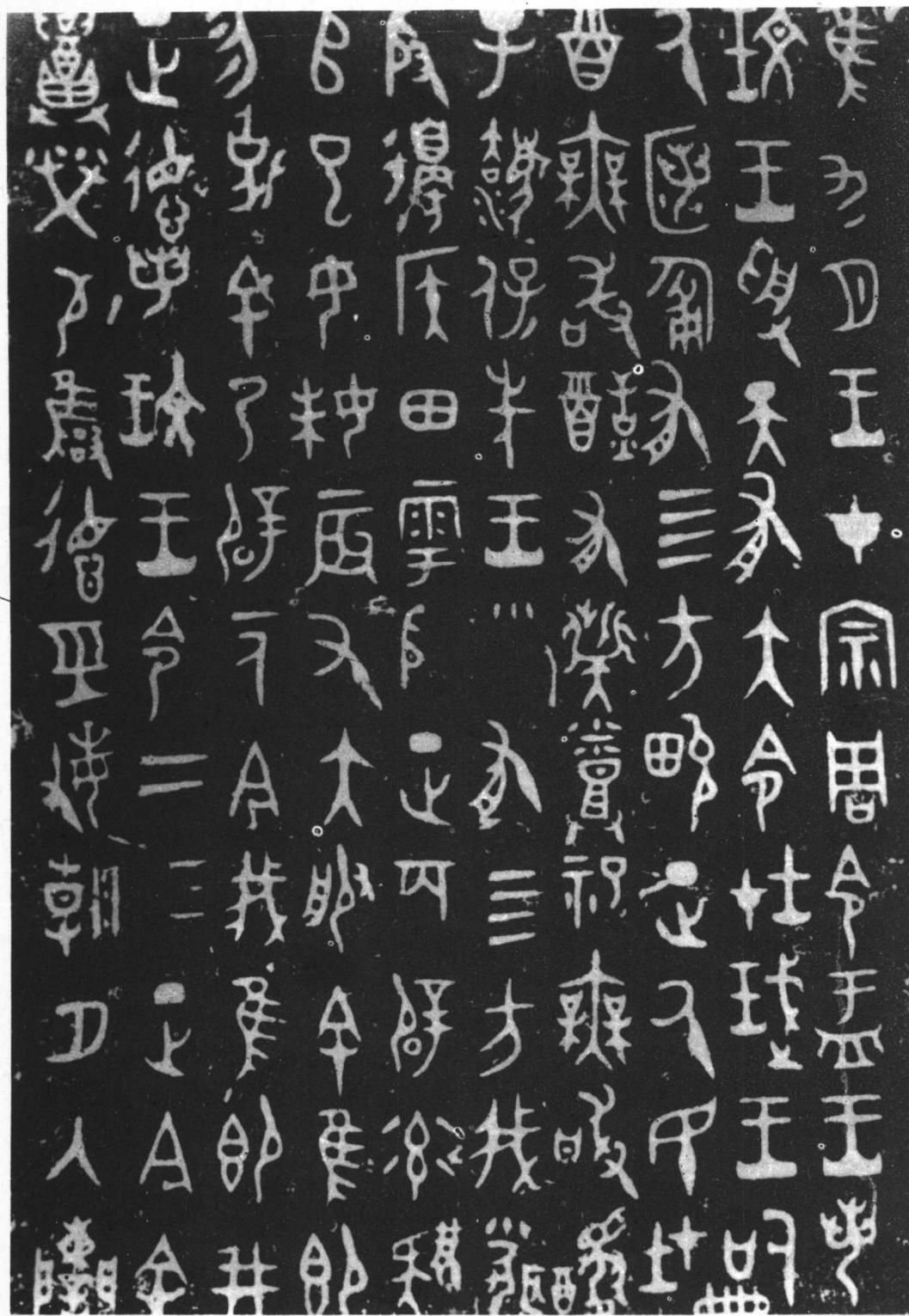
很难在篆书王国里找到这样一种典范：线条的质感是如此饱满而丰腴。而且，曲线美在此中受到尊重。

金文的美是甲骨文的美的升华。其过程特征是毫不犹豫的“转换”：整齐的直线为多变的曲线所取代；方正的空间亦为欹侧的结构所取代。我们在此中看到的是一种圆润至上的审美观念。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人们已经在以卓绝的实践显示出书法毕生孜孜以求的圆而厚的线条目标。

圆润饱满的线条并不完全依赖于审美观念。制作过程本身也是个必不可缺的构成条件。三代钟鼎大器上的金文，都是被铸造而成的。几经翻模，线条的锋芒自然渐渐被磨蚀得圆润了。缺乏锋锐的线条感，在后世手迹书作中也许不算是一种可取的效果，但它却无意中构成一个时代书风的标志。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反映出西周人敦厚、质朴风度的线条美的类型。内在的骨骼的力度显示与外形的稍有松散；从两个不同角度对线条圆润作出有益的补充，使先民们的无意圆润变得丰富多彩。

气势磅礴；意态自如；无所顾忌的穿插与任笔为形的粗细交叠；在在无不显示出一种恢宏的格局。《大盂鼎》、《賈鼎》；特别是《散氏盘》，那洋洋洒洒的三百多字，曾经是何等美妙地震撼着读者的心扉？书法家们常常误以为在金文时期只有书体的变化而没有个性风格的变化。这是一种何等狭隘的误解啊？《散氏盘》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的活力、“无意于佳”的韵致和经天纬地的线条组合，有别于其他书体，也有别于大篆中的别种作品。

线条自然韵趣往往会被修饰所掩盖。因此，我们更珍视金文的美学价值；它丰富又自然。



大孟鼎

字字珠玑《散氏盘》

在思维简单、语辞要约的两周即奴隶社会中，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求繁文缛饰的。兴许是当时的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也兴许是当时的社会不需要这种能力；反正，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十数字到百余字是最常见的格式。对西周人来说，能写出上百字的文章，已经可算是“学富五车”了。

《散氏盘》的出现却是个令人注目的意外。它的篇幅竟多达三百五十字。如果愿意细心拜读一下盘文内容，则知此是矢人将田地移付散时所立的契约。一纸田契竟能写出三百多字，似乎我们又不敢太小觑先民们的文化能力。看来，从概念出发确实很难解释这些意外。

《散氏盘》还不算是篇幅最大的。周宣王时的《毛公鼎》，多达五百字，更是当时的煌煌巨制。但我之所以选择《散氏盘》，是鉴于它有两个独特的优越条件：第一，它曾经乾隆内府收藏。在乾隆时代，金石考据之学还刚刚发轫，并没有多少规模，不象嘉、道之后对金文研究有如此高的热情。第二，据郭沫若《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它是西周晚期的重要书迹，对研究西周土地制度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第一个理由使它在众多的金文中捷足先登：它绝不是在“小学热”中凑热闹赶时髦者。第二个理由则是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说，前面所述的《大盂鼎》是代表了两周金文前期的代表风格的话，那么《散氏盘》则当属两周金文后期的最典型风度。

这种时代上的划分有充分的风格差异作为依据：《散氏盘》字形雄伟，线条粗放不羁、厚重朴茂，既没有甲骨文那种细挺之意；也不复《大盂鼎》那种精警凑泊、奇肆跌宕，它是一种乱头粗服的，不太理性的美，间架是如此自由地错落、线条又是如此随意地歪斜；有人说它是有乱世之气，有人则说它是粗率之态，但我们却从中看到对线条日趋厚重圆浑的追求倾向，就书法史的立场看，这无疑是一种带有明显“进化”色彩的倾向。



散氏盘

石鼓文与《石鼓歌》

《石鼓文》似乎不仅仅安心于在书法史上安营扎寨。自唐至明，文学史上的明星人物不断为它高唱颂歌。我们目前已知道的，即已有唐代韦应物、韩愈、宋代苏轼、明代董其昌这四首洋洋洒洒的《石鼓歌》。“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这些脍炙人口的称誉使我们对《石鼓文》书法平添一段诧异：它究竟是何等尤物？竟能惊动如许多人对它殷殷垂注？似乎，那些著名的秦篆汉隶、名碑法帖，尽管历史地位绝高，却还未有此等福分。

当然，能从抽象的点画中看出鸾凤之翔翥；看出珊瑚枝之在交叉；这也需要出众的想象力。——因为书法作品本身并没有提供实际可视的鸾凤与珊瑚枝。种种比附，都是观者立场的人为的愿望。于是，古老的《石鼓歌》又为我们提示出一个现代感很强的欣赏命题：这是一个接受美学色彩很强的欣赏范例。

据说《石鼓文》的传世年代至今尚未能确定。有说它是三代物；有说它是西周物；也有的说它是战国时物；更有的说它是晚至秦代物，各有所据、言之凿凿、相持不下。以我看来：它在书法上当更应接近于战国时期。两周金文缺其整饬，显然还不具有这一类的结构能力；而秦始皇立国之后的小篆又太整饬，是比《石鼓文》更进一步的规范化。它应该是介乎这粗与细之间的。

《石鼓文》中所反现出来的审美意识，无疑还是力主规范、力求装饰的类型，在上古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时，整饬是先民们唯一的理想，笔划的盘曲委迤，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艺术处理，但在先秦时期，这就是了不得的技巧高度了。此外，追求平行、均匀、对称之美，使它成为书法艺术空间塑造在早期的第一批理性成果，其审美指向至少决定了后数百年的秦汉书法发展的轨道。

《石鼓文》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刻石，也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最早受人注目的碑刻作品（它出土于初唐），这两个“最早”使它身价百倍。此外，它的书法存身于十个鼓形石上，在古来刻石文字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酷好游猎的秦国君王真是异想天开，怎么会弄出这么十个鼓来让后人惊诧莫名？



石鼓文